

歷史空間

「五十年之後」

李恩柱

但凡書寫梁思成、林徽因伉儷的文字，或多或少要涉及到北京城的舊城改造。梁、林兩位先生都是著名的建築專家，除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又曾在美國攻讀建築，是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和建築史學家。尤其不能不提的是，他們都具有拳拳愛國之心，十分熱愛這片土地。梁先生曾帶領營造學社的建築師們走訪了15個省200餘縣，分析研究了建築文物、城鄉民居和傳統的城市規劃共計2000多個單位。

建築是文化的記錄，除物質功能外，它還是藝術。梁先生始終以一位建築師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建築傳統。1951年4月，梁思成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其中說：構成整個北京的表面現象的是它的許多不同的建築物，那雄勁的周圍城牆，城門上嶙峋高大的城樓，圍繞紫禁城的黃瓦紅牆，御河的欄杆石橋，宮城上窈窕的角樓，宮廷內宏麗的宮殿，或是園苑中嫵媚的廊廡亭榭，熱鬧的市心裡牌樓店面，和那許多壇廟、塔寺、第宅、民居，都是藝術傑作。每一類，每一座，都是過去勞動人民血汗創造的優美果實。最重要的，梁思成先生說，各種類型、各個或各組的建築物，與北京的全盤計劃整個佈局全部配合。

其時，著名的「梁陳方案」不可能被採納幾乎成為定局，但梁思成仍有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

所謂的「梁陳方案」，即梁思成與另一名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於1950年2月合作寫出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建議》提出，在西郊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建設政府行政中心，認為這將為城市的保護與發展「全面解決問題」，有利於「為人民節省許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有利於「建立進步的都市」，有利於「保持有歷史價值的北京文物秩序」。

其中，兩位學者重點論述了向舊城之外轉移城市功能，是解決舊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辦法：疏散他們，最主要是經由經濟政策領導所開闢的各種新的工作，使許多人口可隨同新工作遷到新工作發展的地區。這也就說明新發展的工作地點必須在已密集的區界以外，才能解決人口密度問題。

但是這個方案沒有被批准，也受到了蘇聯專家的反對。蘇聯專家認為，北京應該發展成一個工業大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階級人口的百分比，建議政府中心設在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上。梁思成對政府中心地點表示不同的意見，並且不斷地向北京市的有關領導人說：「我們將來認識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寶貴，在這一點上，我要對你進行長期的說服。」「五十年後，有人會後悔的。」

《城記》曰：梁思成對拆長安左門與右門意見很大。在梁思成眼裡，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是北京舊城的精華——建築中軸線不可或缺的部分。梁思成用詩般的語言描述：「從正陽門樓到中華門，由中華門到天安門，一起一伏，一伏而又一起，這中間千步廊御路的長度，和天安門前面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處理，襯托着建築重點的安排。拆的時候，梁思成哭了……」

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晗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

衝突。那是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

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

1954年1月8日，歷代帝王廟牌樓準備拆除。10日，梁思成先生來到現場，當時施工隊正在搭腳手架。他詢問這兩座牌樓照了相沒有？拆下來的部件存在哪裡？重建的地點定了沒有？當聽說相片已照了，立面、側面、局部、大樣都有。梁先生說，北京的古代牌樓屬這兩座構造形式最好，雕作最為精緻，從牌樓的東面向西望，有阜成門城樓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時候。當他聽說牌樓木構件大部分腐朽很嚴重，施工隊拆卸時十分小心時，梁先生說，感謝！感謝！

我聯想到《林徽因傳》中的一段文字。北平解放前夕，解放軍為保護古建築，夜訪梁思成、林徽因。兩位軍人給梁思成和林徽因敬了軍禮說：「梁先生、林先生，我們早聞二位先生是國內著名的古建築學家，現在我們部隊正為攻佔北平做準備，萬一與傅作義將軍和平談判不成，只好被迫攻城，兵團首長說要盡可能保護古建築，請二位先在這張地圖上給我們標出重要古建築，劃出禁止炮擊的地區，以便攻城時炮火避開。」梁思成和林徽因緊緊握住兩位軍人的手，使勁搖晃着：「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為何「謝」呢？又為何「爭」呢？其實全出於對祖國的愛。1944年，蘇聯建築學者的《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一書，引起了梁思成極大的興趣，並着手翻譯。

1952年5月，經梁思成與林徽因譯出。梁、林兩位學者在「譯者的體會」中高度讚揚了「蘇聯在一切建設和工作中的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此前，梁思成、林徽因在為《城市計劃大綱》(雅典憲章)的中譯本合序中，剖析了蘇聯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認為歐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終妨礙着任何改善都市體形的企圖」，導致城市「無限制無計劃地像野草一樣蔓延滋長」的「惡性循環」，「惟有在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下」，這種「病症」才能被治好。可以說，梁思成不僅僅出於對北京古城的愛惜之情才「謝」才「爭」，這當中，更深層次的是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真誠嚮往。可惜，他的建議沒人理會。

俱往矣！痛也痛了，傷也傷了，哀之的目的在於鑒之。不哀不鑒，或者哀而不鑒，是使後人復哀後人。翻檢歷史，是為防止重蹈覆轍。但，五十年後，有人後悔了嗎？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設想，北京應該有新城，是糖葫蘆一樣的放射狀發展模式；而不是「攤大餅」式的城市生長模式。如今的北京人，對梁思成先生當初的建議，可能有更深切的體會。激增的城市人口，水資源的缺乏，擁擠的交通，緊張的住房等等，城市發展帶來的弊病一個又一個光臨。

當然，人們也不是對歷史毫無反思。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後不再發展重工業」。1999年，北京市作出決定：從1999年到2004年的5年中，把134家污染擾民企業遷出市區。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梁陳方案」陷入困境呢？



梁思成、林徽因伉儷。網上圖片

人文世相

熊易曉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好，對服裝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於是，許多人便不惜金錢買來了一件又一件的裘皮大衣，他們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但殊不知，他們知道那些穿在他們身上的裘皮大衣是動物們多大的災難嗎？在各個國家中，那些用於取皮的動物被飼養在一個十分狹小的籠子裡，基本沒有活動的空間。歐洲學者Rev. Andrew Linczy教授嚴詞譴責道：「剝削動物的所有方式都是非常可怕的，但沒有一種比我們為皮毛養殖場的動物搭建的活地獄更為糟糕！」當牠們的皮毛長到夠做大衣時，牠們通常將被工作人員帶到毒氣室接受毒氣的「薰陶」而死，或是在肛門處通電，經過幾次電擊之後痛苦地死去。接下來等待牠們的是——扒皮。在中國，還有一部分可憐的動物是被打死的，以及還有一部分是被人用木棍、鐵棍敲擊頭部，或抓住尾部整隻舉起往地下重摔，摔昏後，屠宰場工人立即展開剝皮動作，牠們先用刀在動物的尾巴處劃出一個開口，然後拿斧頭斬下動物的腳，接着將動物倒掛在鐵勾上剝皮。這些剝下來的毛皮被賣到加工廠加工成半成品，再由加工廠將半成品批發到市場或者賣給品牌，再由他們加工製成當下最時髦的皮草大衣。

由於一些模特、明星為了襯托自己的容貌或身材而經常穿戴和愛美女性的喜好，現在世界年產水貂皮就約在3500萬張以上，丹麥水貂皮產量世界第一，年產量達1200萬張。中國水貂皮年產量有700萬~800萬張。美國水貂皮的年產量有300萬張。在白俄羅斯每年因為愛美女性的喜好，大約要屠殺大約8萬隻水貂，以取下牠們的皮毛來製作服裝。台灣近5年總共進口2.8萬公斤皮草，大約斷送了12萬隻水貂動物的生命。而做一件裘皮大衣大約就需要10到25張狐狸皮或70到80張水貂皮製成。雖然世界上還在發生取動物皮毛做裘皮大衣的事情，但是已經有人開始抗議。十年前，迪斯尼電影《101隻斑點狗》上映，片中的女富豪對完美皮草時裝的血腥嗜好卻被一群很愛斑點狗的人和保護動物者屢屢擊破。「追求皮草時尚的激情『PK』環保道德的鐵盾」，在影片深處閃爍着道德的光芒。1994年，辛迪·克勞夫、納奧米·坎貝爾、凱特·摩斯、克萊斯蒂·特靈頓、艾莉·麥克弗森5位超模拍了一組裸照，號稱「寧願光身也不穿皮草！」活動組織者PETA(人道對待動物協會)勢力逐漸壯大，一直堅持推廣「不為娛樂吃、穿動物」。PETA還組織所謂「皮草偵探」在各國機場抗議皮草愛好者，並把每年的11月26日定為「無皮草日」。一些網友也認為，裘皮對於人來說，只是一種虛榮的矯飾而已，根本談不上必須。沒有它，我們不會受凍，也不會變醜。因為我們除了皮草，還有的是衣服可以穿，並且穿得漂亮，穿得禦寒。而這一件對於我們可有可無的衣服，裝飾性遠大於實際用途，是用幾隻小動物的命換來的。

在這裡，我呼籲：請你們不要買裘皮，因為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水貂。

網上圖片



陸小曼 網上圖片

偶然想起那些凝固在過去的女子，那些被世人讚譽為風華絕代的女子。比如張愛玲，或是陸小曼，或是陳三毛，又或是林徽因，這些女子有喜愛的，也有不喜愛的，無論她們的過去是怎樣，但是記得她們的人真的很多。昨日我們用一瓣素心為張愛玲描摹，今日又該為陸小曼添上淡墨的一筆。

關於陸小曼，我所知道的亦不多，只知道她擅長繪畫，且喜歌舞，亦寫得一手好文章。在她風華正茂之時，並且做了個鴉片鬼。亦知道她生在上海，死在上海。有人說，陸小曼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她的眼光裡時常漾起心泉的秘密。而她的帶着靈惑的秘密，被浪漫的江南才子徐志摩發覺，並且拆穿，從此為她傾心。陸小曼的心靈為徐志摩浪漫深情的詩歌顫抖，那種波瀾壯闊的愛情點燃了她鬱積在心中的那團火種，她要擁抱著徐志摩，同他一起燃燒，一起

當我多麼嫉妒、多叛逆，只是淡淡的微笑，秀麗而出。甚至到可以說在遇上徐志摩之前算得上是個端莊的良家女子，可是她骨子裡流淌着風情的血液。她奉父母之命嫁予王康，王康雖不是那等不堪的俗物，與陸小曼的風華正茂，就顯得太過平庸了。當新婚的激情過後，就再也不能不在陸的心中激起半點浪花。陸小曼如何會願意靜守在北方那個沒有情調的寒冷小城，與他過着不鹹不淡的簡單日子？

上海。還知道她是個任性、浮華、招搖，卻又寂寞、寥落、孤清的女子，她身上帶着靈惑人的妖氣，是個不折不扣的妖精。這樣的女子，彷彿會巫術，令他的前不折打的妖媚，又讓徐志摩為她癡狂，還讓翁端午為她迷醉。她是一劑毒藥，如同罂粟，在人生的枝頭開出罪惡的花朵，那芬芳欲下便要斷腸。

熱烈的開始，需要熱烈的結局，她與徐志摩的那段緣，直到徐志摩粉身碎骨，魂消魄散之時才終結。徐志摩的遇難，是那麼突兀，瞬間剝去陸最後一顆真心，從此生死無懼，任爾西東。愛情死了，陸小曼卻也還是離不開上海灘，離不開翁端午，離不開阿芙蓉。後來，翁端午也死了，而陸小曼帶着一身病痛，依舊活着。她笑着紅塵悲歡笑，哪怕怕桑得不成樣子，哪怕容顏盡失，還是堅決地笑着。我佩服這樣的女子，風華正茂，又落魄得傾城。她恨不得將一身的劇毒輸入所有人的骨髓裡，讓那些愛的人穿腸而死，又讓那些不愛的人腐爛而死。陸小曼死了，也許是病死，也許是吃鴉片吃死，甚至至是寂寞死了。她在來的時候來，在走的時候走，甚至沒有該與不該。她沒能帶走她的妖氣，帶走了那芬芳的毒藥。她沒能和徐志摩合葬在一起，各自在屬於自己的泥土裡開花，再也結不出同樣的果實。

罂粟花開，罂粟花落，一煙雲，已然消散。

來鴻

陸小曼 · 罂粟花開

白落梅

豆棚閒話

飯吃過了嗎？

有一段時間聽到有人議論，說中國人相遇時打招呼說：「飯吃過了嗎？」讓人覺得這句話太不高雅。然而殊不知它卻是很有來由的話，而且與禪宗有關。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是唐代著名的大德，有一天有僧人來見，丹霞禪師問他：「你從什麼地方來？」乍一聽，這問題很平常，但禪師引導學人，句句都不離佛性的根本義，這一問的真實意思是要他回答：生從何來、死往何去，問的是這個來處。如果對方作出領會後的回答，這一往一來，就是所謂的互「拶」。面對丹霞之問，這位僧人的回答是既不具體從什麼地方來，也不說是從何人處來，而是說：「從山下下來。」這就難辦了，因為「山下」可以有很多不同解釋。一時難以判斷他是否也是個行家。於是丹霞繼續「拶」他，又問了一句：「吃飯了也未？」來人的回答是：「吃飯了。」這一回他終於露出了馬腳。不過丹霞覺得，對方仍然存在



化為灰燼。她做到了，嫁給了徐志摩，每天風花雪月，韓帳裡溫情纏綿。新婚過後重返上海，陸小曼禁不起上海的歌聲舞影，從此沉迷於奢華腐朽的夜生活，打牌、聽戲、跳舞、喝酒。她太奢侈任性，憑着驚人的美貌像個交際花似的周旋於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中。她太放縱招搖，到最後竟然和翁端午隔燈並枕。她的太太。這時的陸小曼早已丟了從前的靈性，是盡情地將自己放縱，在腐朽的路上漸行漸遠，想要回頭，卻是不能。

冀敏迪

「飯吃過了嗎？」這句話成了禪門的著名公案，成了僧人們常常掛在口上經常討論的話題，這樣也就很自然地流傳到了社會上，成了一句相互間打招呼時，意味深長的常用問候語。然而，學習、實踐不能像那個僧人那樣掉以輕心，請教別人時，既不作事先的充分準備，又不認真深入思考，做一個懵懵懂懂的人是不行的。有的時候，請教也必須毫不顧忌地採取硬碰硬的方法，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才能真正消除心中的疑慮，比如面對丹霞「不長眼睛」那樣咄咄逼人的話，這位僧人也強硬地回答一句：「只要你長眼睛就好。」看他怎麼說，形勢也許立即就改變了。不過像長慶那樣要人「盡其機來」，強按着牛頭讓它吃草也是不行的，因為他人終究是代替不了他自己的。「拶」是禪宗逼出對方悟性的方法，所以受佛教影響很深的日語中，至今還是把打招呼稱作「挨拶」，而中國民間也仍然是說：飯吃過了嗎？

妄自菲薄說「飯吃過了嗎」這句話是不對的。因為它包含了感恩、催人奮進等很多積極的內容。

心靈驛站

蒲繼剛

江南雨

江南多雨。三月的小徑上，思緒如流。霧一樣的雨，雨一樣霧。繽紛的花傘在三月的江南雨中爭艷。「江南雨，杏花村，一襲紅衣罩佳人。」想起不知誰的詩句，恰似眼前美景。江南濃濃軟軟的吳音，江南濃濃密密的細雨，把人的心態也淋濕了，變得溫馨、軟糯。搖一葉小舟，披一件蓑衣，隨着「欸呀」的槳聲，唱「青笠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的歌子，在江南的小河裡遊蕩。該有紹興老酒，該有茴香豆，品一杯「女兒紅」，讓醉人的江南風景沁人心脾。江南出美女，江南亦出才子，而少唱「大江東去」的豪情漢子和雄才大略的帝王將相。我想，是否與這江南雨有關係呢？那「楊柳岸，曉風殘月」、「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景物，給人思想的培植是那般細膩、溫潤，而產生陰柔之美的意識，願你去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呢。少林出嵩山，劍俠生武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江南雨，雖然少了一份陽剛之氣，卻多了幾絲柔情似水。但這江南雨呀，實在給了我這北方佬許多細膩感情。願生命裡，注入幾分江南雨，既有俠骨，又有柔情。